南溪禮說

吉祭
喪中行祭
服中赴擧
喪中聽樂
居喪雜儀
書疏
祝文

廟存
土神祭
初祖
先祖
禰
忌日

書祭

問書祭乃喪終大節目而家禮闕之何也 丙寅崔[illegible]

答家禮無吉祭此朱子不得存修者然大祥註中引答李繼善書實吉祭之本也

答柳道卿 重三 書 戊辰

吉祭當以廿月爲主若三月禫祭當行於五月矣

答李養而 之濂 書 甲辰

合櫝之說若准是月吉祭猶未配之義所謂配者正指合櫝而言也詳在備要吉祭條

答李重發 答晥 書

復寢曾見禮意重於食肉然大功不過以葬爲限云云
詳見大功條

喪中行祭

問古禮喪三年不祭 成文璧己酉

答此說甚長廢祭及不廢祭俱有所據詳見問解中第觀朱子所自行及與近世諸丈商論皆以不祭爲正云

問喪中祭祀朱子之說各有異同莫適所從以答竇文卿書觀之雖妻喪廢家廟四時正祭而以答范伯崇書觀之雖父母喪似不廢也又以楊復言先生以子喪不擧盛祭之說觀之正祭則自不可擧而雖忌祭墓祭饌品減於常時只一獻不讀祝

無疑也孫子家王父當主祀如忌墓祭及俗節薦享皆以楊說為準不敢盛設而四時正祭則不敢舉未知何如孫子意欲於忌祭墓祭如禮三獻讀祝行之四時正祭則姑廢之而此亦出於臆料於上三說或去或取無從一之見未敢斷行耳祖墓既不得盛祭則山神之祭亦當減殺耶林尙淳乙卯

答喪中行祀當以胡伯量曾光祖問答為正墓祭雖與忌祭有間曰喪而不敢伸祭禮者義固有在何可創為新例耶山神祭朱子云與墓前一樣恐亦不得不隨本位而異也

問凶服之人行祀於家廟及墓所似為未安而若

無他人則亦可行之耶栗谷先生曰朱文公喪中以墨衰薦于廟今人可以俗制喪服行祀此爲可證矣 李彥緯辛酉

答墨衰之制似當通行第國俗無此制然則喪人行祀於家廟者姑依栗谷說行之爲宜

問三年之內四時節祀及祖曾祖高祖考妣忌祀則受胙用祝之禮似當闕矣而當何服而行祀耶墨衰之制今世絕無以直領方笠絞帶入廟而行祀耶生麻衣帶極凶之制四時節祀及忌祀極重之吉祭也以凶服接吉祭於禮如何時世之人使輕服之人代行之而若無其人則奈何 俞擮庚午

答墨衰乃朱子時行祀家廟之服也最當復古而行之今人終不用此制不得已以孝巾深衣別製布帶入廟行事乃出於要訣備要諸說未知其可也第以此行忌祀則猶可入廟行事則尤未安如有服輕者代行為勝其無此者只得依上所行耳如何如何

問家廟祭祀亦將不行於葬前否乃是別居抑不拘礙而行之耶 金洪福辛未

答宗家祭祀何可以支子異居之家喪不行耶若於宗子非期服則量而行之為當

問俗節朔望於家廟及几筵行薦時未知以尊卑之次當先家廟而後几筵耶抑衰麻方在身當先

行於几筵而乃以俗制喪服入廟行薦歟朴璲昌乙丑

答家禮冬至祭始祖後行祠堂祭禮今雖喪祭之禮有别當先行祠堂祭

問喪中家廟忌祭并祭考妣固有援凶卽吉之嫌而退溪先生已言之固知非禮而若墓祭旣已合葬或雙墳斷之以同牢一體共穴合祭之義則非如祠堂几筵之各異其所也雖欲别設勢亦有礙抑未知墓祭則雖三年內設一卓或不害於義否同人

答喪中墓祭共一卓禮有不得行者詳見下文

問擊蒙要訣三年之喪祠堂之祭於四時節祀及

忌祭墓祭饌品減於常時只一獻不讀祝云云罪姪先人忌祭適在去月故謹依此禮已行之但墓祭父母墳墓並在一處凡酌獻設饌之際决不可有所豐殺於其間實難行得此禮且行祭時持母服同臨父墳實有吉凶相襲之嫌心甚未安然墓所既同亦似難變通伏未知此等處別有善處之禮耶 同人

答喪中墓祭之儀頗觝牾世俗則共卓而哭行之不疑嶺南則以舊墓為重喪人不敢祭祭頃年李壽翁問此生答以當用孝巾深衣先行單獻祭於考之舊位待其卒事又用衰服次行三獻哭祭於新位蓋雖合墓而分

西東兩邊視若各位可也與遷葬時各設几筵何異李世龜問答見上台癸條如此然後義正而禮得矣

問四時節祀及忌祭墓祭卒哭後則當依喪禮備要所著使服輕者行薦亦以單獻行禮而既已過祀於家內則身不參過心有所缺然或可以參祀而不爲親自奠獻耶抑將使服輕者行薦而辭神後參拜耶朴泰尚壬申

答若有服輕者行禮則喪人忍辭神後參拜爲勝

問節祀及忌祭墓祭既不能備禮行祀則祝辭皆闕之耶或以代行之意告於祝辭中耶同人

答讀祝乃祭之盛節喪中忌墓祭既不能備禮則闕祝

似宜節祀乃指俗節祭禮而言本無祝矣

問朔望祭亦使服輕者代行而不爲祭過耶云云 同人

答云云 詳見祭時

問晨謁三年之內姑闕之耶云云 同人

答云云 詳見晨謁條

問孫子輩既有從兄弟凡係喪中祭祀使之代行此固有據而以退坐爲未安以孝巾布直領祭辭於庭下未知如何朔望祭廟一切廢却情理甚缺而若有從兄弟可行者則決不可以色服行祭禮耶 李泰壽癸酉

答橫渠使服輕者入廟一節甚好近世則無論有輕服
與否喪人皆以孝巾布直領入廟蓋亦同問解之說也
然如有服輕者使之行祭而喪人輩祭後别行拜禮如
哀說恐勝

問云云 沈壽亮丙午

答要訣喪中祭儀忌祭條註云墓祭亦同此乃明文也

問云云 同人

答栗谷先生雖云使輕服者行薦註中已有墨衰之文
而况朱夫子已自行之其說具見問解若無服輕者恐
不可曰朔望忌祀喪人一切不得祭也如先墓展拜之
禮尤輕於祭祭宜無不可行者

問父先亡者遭母喪而祔葬父墓則三年内墓祭當以何服何冠行之乎 李之光壬子

答要訣喪中行祭儀已許喪人以俗制喪服入祖廟況於先考墓乎準此行之似當近世鄭愚伏經世欲倣節祀使子姪代行恐於情禮有礙如何如何

問云云 徐宗擯丁卯

答喩示疑節本未致詳於禮書加以年來疾病昏耗舊所諳悉者亦皆遺忘誠不敢妄有仰復也第以要訣問解諸說揆之不無可據蓋要訣則期大功於未葬前雖忌墓祭亦一獻減饌問解則期以下既殯之後雖練祥禫祭必擇日設行此似不同然忌日固曰喪之餘自是

吉祭而練祥禮家與葬同稱實為喪祭且問解所引雜記雖為昆弟而言沙溪先生乃以期以下為斷準此雖祖父母未葬前似無不可行練祥者且以祭饌言之備要只於喪中死者葬前用素饌葬後則不然今聞兩喪垂畢則亦無此疑矣如何如何但病思昏錯盍犯僭汰之罪唯在博詢而審處之

問先妣心制未闋先考又沒其於祭先妣也當何服以其心喪服行事未知如何 李時春壬戌

答恐當以問解喪中祭先之服行之

問若新舊墓合葬則其饌品與服色似難今別當如何 同人

答合墓祭饌非如神祇猶有請出異祭之時恐難分別矣服色亦同與上答朴參昌問墓異當參考

問問解三年內忌祭條謂只一獻則無侑食也然則似不設飯而或者曰雖設而不侑此說如何

其祭降奠獻等節一如常祭儀而只一酌不祭茅耶只如朔望儀耶同入甲子

答問解所謂忌祭一獻云者原於擊蒙要訣只云饌品減於常時無不設食之文恐亞終兩獻及讀祝告利成之外並如常祭矣

問所論只云饌品減於常時無不設食之文者殊未曉然也盖退溪論 國恤卒哭前祭祀條有曰

不可上墓其就廟如節祀之禮云云未知其節祀云者指何等儀節也孫哀之意以此推之忌與墓本無所間而既曰如節祀云則略行之禮似乎無飯而其他設玄祭茅添酌闔門等節亦隨而殺了矣所教又曰亞終兩獻及讀祝告利成之外並如常祭儀矣亦不能無惑而考當一奠之祭節不可不詳講又敢煩撓乞賜明教 同人

答退溪所謂節祀者乃廟中俗節祭禮也此與略設一奠云者自不相干所謂亞終兩獻讀祝告利成之說亦從其大槩而言然添酒雖廢而扱匙則不可不行祭茅闔門亦未見其為必當廢也

問云云 同人丙寅

答要訣無告事之文故尋常不敢行矣無侑食者謂不如常時三獻之後别設一節而爲侑食云爾謂當於初獻時並扱匙飯中正筯而無再拜等事也

問家奉先世祭祀依擊蒙要訣行之以深衣方笠時享忌祀皆用單獻矣今又將行祖妣忌祀郚家輪行於支子故也此則異於家廟之祭祀單獻行禮心甚未安而亦不可擧三獻盛祭勢將亦用單酌耶下教之 李世龜庚申

答禮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此則從本分所得而言耳若

其宗家輪行之祭雖在服中恐不得不用三獻之例如何如何

問先親節祀雖曰事勢之如此三獻有祝山神祭則喪中不可以三獻有祝則當依前一獻無祝耶 同人壬戌

答依前一獻似當

問云云 洪重揩丙寅

答承諭祭禮實係變節豈敢輕對以犯僭汰之戒子弟忌祀三獻雖以三年之喪既頗行練祥之意推之恐無不可用三獻者盖俱是喪祭故也惟時祭則本為吉禮之大者禮既有廢祭者無服則祭之文朱子亦於子喪

不擧盛祭云云則古禮固難盡復長子斬衰亦重於祖妣之朞服然揆以情禮恐或難以要訣註言朞大功之制行之不疑也鄙見如此幸更商量而處之

問三年內朔望祭禮不可行耶云云 羅良佐

答云云 詳見祭條

問三年內只言朔日則於朝奠設饌而無俗節別設饌之文云云 同人

答云云 詳見俗節條

問四時節祀既有行過之文則禰祭似與節祀無

問云云 朴弼明壬申

答云云 詳見禰條

問從弟李時春與無子宗婦同居而攝祭宗婦即其出繼兄嫂也從弟今七月不意辭世而祖考妣節祀及忌祀在其未葬前考備要則先儒謂期大功則未葬前略行忌墓祭云以服制論之則宗婦之於亡人爲從父兄弟之妻似無廢祭之義旣攝其祭又同其居而備要所引雜記又謂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將行小祥大祥之祭祥祭亦廢則況忌墓祭乎然則宗婦遭此同居攝祭主之喪親自其家祭其或有傷於禮意耶且節祀則諸子孫各祭其私親而獨於祖考妣位廢祭於一山之內亦有不死父食之嫌祭以情禮殊未安旣有

期大功畧行之説又有同宮廢祭之文未知何如

可以執兩用中耶 李時亨丁卯

答示喩兩説固不相合亡則重在同居非可以服制而

論也既曰雖臣妾之喪必葬而後祭然則宗婦有難從

這中辦祭物以行亦難自旁孫代行禮意如是揆以愚

意不行恐當第不敢質言也如何如何

問今此叔父之喪家中廢祭者有幾耶曾子問既

曰齊衰大功皆廢則秋夕墓祭及忌祀似將俱廢

而又曰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若然則當降殺其

節目而行之耶曾子問乃及於鼎俎既陳籩豆既

設說後則喪後之祭无似有間又曰所祭於死者

無服則祭有服而廢祭據此尤明而栗谷先生乃以三年喪以下隨其服之輕重参酌降殺期大功則曰葬前可廢時祭而忌墓祭略行然則將何所的從耶 李蔡壽辛未

答服中之祭曾子問雖有其文皆初聞喪時事也與今日所疑不同當從要訣所論忌墓祭儀行之而已至如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云者本指祭者外親而言非可以此反摺轉来以為凡於死者有服則不祭也盖本親則已在外喪齊衰以下行之之中各有降殺祭者與所祭者無不同矣張子嘗曰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朱子亦曰古人緦麻已廢祭祀恐今人行不得此又可見

今禮與古禮異處如何如何

問曾子問士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註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也如將行禰祭而母之兄弟姊妹喪則先妣有服矣亦可祭否大夫之祭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如將行祫祭而外祖父母亡則服雖小功於先妣則父母之喪也神道雖異於生人殯殮之前饗以牲牢不爲未安耶 李之老 壬子

答大夫之祭外喪自齊衰以下行者實以鼎俎既陳籩豆既設而言既曰將行禰祫則是固有異於此文也要訣服中儀曰五服未成服前雖忌祭亦廢況於時享乎況於外祖父母乎

問先儒言父母喪中子死則成服前廢朝夕祭而不言節祀節祀雖成服前可行否且親喪葬於先塋側而喪中又遭宗子婦喪則宗子葬前廢先墓祭禮固然也廢祭于先墓而獨祭巳親於先墓之側未安如何 沈偲己酉

答朝夕上食乃不可廢之節子喪成服之前猶且廢之況於節祀乎葬同先塋者恐雖三年之內不當獨祭也如何

問立後一款亦爲告廟則服輕者代行耶喪人如自爲之則以何服將行耶 元茂丁卯

答使服輕者代祭乃橫渠說然朱子既以墨衰入廟祭

谷又言今之喪人可以俗制喪服行祀所引俗制喪服者乃布直領孝巾別具布帶服色則非無可據矣第奠前方專於新喪亦無入廟行祭之事恐當待卒哭後喪人親行告禮於家廟矣如何如何

問孝子於几筵有常侍之義云云 問 朱 萬

答云云 詳見墓祭條

問㶁親兄弟皆在他處㶁侍奉生父母而遭外艱凡喪事及朝夕祭祀皆於㶁家行之至於養父母及祖父母忌祭墓祭雖使服輕者行爲而減饌品只一獻不讀祝之節則與宗子之在喪者有異問之於諸儒或云所後之祭自當躬行非徒饌品之

不可改常祝文亦如常日所稱可也或云喪在同宮哭泣不可與異宮之人比之似當與宗子在喪者無異所論若是之矛盾未知何以則合於情禮耶 閔漛己酉

答爲所生母之服在禮只是不杖期孫此言之於所後之祭非但饌品之不減祝辭之如常而已躬自行祭無疑只是今人持生父母喪皆具喪人制度恐其不敢以私親凶服而祭所後然則與喪中祭先之義不同姑使服輕者入廟而祝用使某告例其或可歟雖以喪在同宮言之葬前固不得祭葬後如上所論無疑矣

問前喪既畢之後以禮律言之則累代奉祀之人

家廟祀奠不可以私親之喪有所減殺且以朱子墨衰行祀之禮言之無他替行之人則或當以權宜行祀而家有長成之子自當代行則凶服之人固不敢入廟行祀而身既不參則三獻之禮自當減殺祝告之辭亦當不用故每於節祀及忌祀使家兒代行只一獻而不用祝矣今當變除之後自以爲身既無服而凡於奠獻之禮祝告之辭一依常禮無少降殺則其於情禮豈敢自安乎未知何以則可以得中而可免失禮之歸耶或於變禮之中有可以遵行而情文禮意兩無所憾者耶申說壬申

答示意謹領此世禮說甚詳絶無爲人後者居本生喪

而入繼後廟之制恐只是以服斷也然則雖本生喪朞年之內可以要訣之意準行繼後廟之祭無疑況於中心喪以後乎蓋所謂壓衰及使服輕者入廟云者皆指當喪之人爲自己先祠而言非爲爲人後者入繼後廟而言故今人所行自不覺其爲本生重而爲繼後輕殊所未安也然朞制以前猶可以橫渠三廢時祀使竹監弟代行之說自諉矣至於申心喪後則既已爲之玄冠素服黑帶正是要訣所謂服中行祀之服然則更將何俟而不一循常行之禮乎朱子於樊遲問孝章曰心雖無窮分則有限其義自是如此若果本生親朞除之後猶不準行所繼家之祭禮則當初出後大宗之義何居

反復思量恐無可疑矣嘗荅人書引內禮節有可參考
者并呈幸須參商而審處之
問宋龜峯荅栗谷先生書曰以凶接吉古無其禮
朱子以墨衰行禮者是不忍以純凶而接神明也
沙溪荅同春問以生布直領方笠生布帶入廟行
祀爲之人家三年內先廟祭祀既不以凶服行之
則爲人後者雖爲本親父母服衰而服則期年也
又所後家先廟與本親家先廟有異似不可以本
親家廟行祭之服通行於所後家也未知如何或
謂別具草笠或平陽子及布直領生布帶以爲行
祭時所著之服恐或無妨而似合於權變云此言

亦未知如何沙溪雖以時俗所着布直領方笠使之代行而此亦喪人出入通行所着之服則不可謂山服也既非吉服則亦不可以此入於別宗家廟此非小節而不可因循伏乞參酌下教且喪三年不祭是古禮而朱子以爲不可不祭又使以墨衰行祭而以墨衰行之是不得已之禮也故栗谷以爲使服輕者代行其意可知也然人家若無服輕者而主人不得已以墨衰入廟則至於主人之衆兄弟亦似不可脫衰隨參未知如何李肇翔辛未

答示喩服本生喪而參繼後家廟祭服色非禮經無明文也乃世人自居本生喪過重而難於行繼後家祭則

恐不無敢處之道矣今禮雖遠宗及繼禰者莫不立後然禮經本意惟太宗與身爲大夫者立後其事甚重故必以尊服服之而反以不杖期服本生父母蓋亦將以通乎繼後家廟祭也是故其爲居常服色似當降于兄弟以時服冠敝陽子着生布直領帶而已（親常服入加麤）然則入繼後廟之時又當從輕着黃草笠白布直領淡黑布帶以行之（敬常服入廟之制及墨衰之意）似無大未安者今之服本生者其服色必冠方笠着大布深衣絞帶（今加以小竹拔）與兄弟行喪者無所辨別則其於爲入後之義可謂舛矣如是而欲求所以行繼後家廟祭之道者豈不隔重而不通乎今愚乃欲出此者蓋亦沙溪方笠布直領入家廟之

意而為其繼後家廟事體甚重故更加輕制以通之未知如何頃年宋泰仲遺本生喪時愚修慰一用伯叔父母例尤丈亟稱其是而仍謂平日當着黃草笠此則全似平常恐太過蓋於其間有蔽陽子一節故也但此等事世人不深考禮意而以為大變從而謗議之不暇惟在商量而酌處之至如栗谷所謂使服輕者行薦即指節祀而言非四時正祭也主人既以墨衰入廟則衆主人亦無不可參之義如何如何

問云云 朴泰輔己未

答吉凶不相襲禮之正也故朱子居喪以墨衰行薦於家廟其義則然但吾東俗素不用此禮又不諳此制爲

景善一稟而退陶不從宋同春再稟而沙溪不用昔年
愚嘗反復於尤庵亦只以栗谷之論為主尋常慨歎者
也夫居喪而乃以墨衰入廟者何哉誠以先祖之體重
而父母之服輕故為此權借不得已之制今居本生喪
者視繼後之祭亦猶父母之於先祖則明齊所謂黑布
笠素衣無所不可者但黑笠是繼後之過期心喪之服
雖曰此權被正此暫被久恐或有相混之患而平凉又
直為方笠之類耳愚意黃草笠白布直領淡黑布帶似
可蓋黃笠本與黑笠同為心喪之服而今人或有無事
平着者又有未盡變吉之義白衣黑帶固為要訣服中
行祀之儀也設有輕舉之誚其與以三年之喪而盡黑

其衰者所失至尠此正所謂吾有所受之矣

答閔揚湖 業書 癸巳

禮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註曰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疏曰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又竇文卿問妻喪未葬遇先忌不知當祭否朱子曰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今以忌祭雖非五祀外神之比而其在葬後卒哭前者又似與未葬少間蓋古人自啓殯至于卒哭皆用初喪之禮故也然以無嫌之義做已葬之祭殺禮而行之恐是人情

所不能已也如何如何

答宋尤齋 時烈 書 癸卯

居喪時祭問解既著程朱諸說而以愈廢爲言間窃詳之則朱子於竇胡曾三答皆云不可行獨於范伯崇有倣杜註常祀家廟之說誠不知所從盖平日議論雖如此或不無先後之異則但當以朱子晩年所自行者爲准否且喪中祭先之服退溪於答禹景善第二問欲以直領當墨衰冠帶絰是而及禹公有上衣下裳之說則不能堅執前意栗谷要訣欲以俗制喪服當墨衰及龜峯論其不是則其答有謹改之語而但不著其改之之如何至問解則以當用布直領孝巾行祀帶則別具布

帶爲言似是遵用要訣定式愚意宋時墨衰與今俗制喪服雖俱非古禮然墨衰則朱子行之最爲有据今以問解所教之意淡黑其色而布外亦用稍麁者實有借吉之義而又合朱子所據亦未知如何

答崔汝和錫鼎書

詢及忌祭一節閭似有異於先祖常例者云云詳見忌日條

答蔡斗姪書

示祭儀若以要訣說觀之期服者葬後當祭云云詳見墓祭條

服中赴擧

問大功葬前赴擧沈史通庚子

答赴舉求榮之事而大功以上喪之重制也若未葬則似不可相冒然退溪說雖兄弟喪成服可赴舉云此理殊未安

答金士直（揉）外祖母葬前不赴舉書（辛酉）

垂示赴舉之義不赴固厚然未有前賢所訓可以通行則不敢以不赴為主也第念左右既聞訃於遠外則雖不旋赴喪次義當待葬預往奉奠敦事以盡其情禮何可効俗輩科後汲汲馳下只及窀穸之為耶況大夫人方在初喪則悅親之說亦與平日有間矣如何如何

答尹憲甫（志和）仲深（志源）書（丙寅）

示喻服中應舉事精皆特甚不記前時奉告者出於何

說弟平日鄙見則固在玆用覼縷非獨為左右發也蓋喪服雖同是朞年有正統旁統之別如祖父母服乃正統之至重者故雖女孫出嫁之人不能降其服又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與所謂伯叔父母兄弟非可一例而論也由此程子於元祐之議首擧以為言明令載於喪禮備要夫人能知之實禮家之大防孝子順孫之所當自致者也夫為子弟者必稟命於父兄云者謂他事之可否得失無傷於學者耳若此禮則乃其重在於祖父母之喪者必從俗而應擧者在父兄為忽親之哀在子弟為成父兄之過仁人君子之所不敢出然而擧世行之不憚者以既不能深知此義又多惑於榮利之途而

不自鮮也奚可乎哉前日所告許不過槩以禮義而言必未如今日之極本窮源亦非欲左右之相從為世道明禮防不得不然耳如何如何

服中聽樂

問雜記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註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與樂乎云云子亦有服之服果指縞冠而言耶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註云為祖之已也故冠縞以示其凶為父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其吉云則縞其冠玄其武乃是祭用吉凶之制其可斷謂之子亦有服之服耶玄冠縞武不齒之服註云期而小祥孫為祖

服除矣而父服未除不敢純吉云子亦有服之服
恐不指不敢純吉而言也若以縞冠謂之子亦有
服之服而父有服之服謂之輕服則父之朞功子
亦有服必父之緦麻然後子無服焉父在緦制同
宮之子則將不得出外觀樂而父雖朞懆異宮子
則功制先盡之後無妨於與樂耶若以父有服之
服謂之喪服則其註既曰此亦謂服之輕者云若
以為輕服則父在緦制則同宮子將不得與樂而
母在父母喪之時子無縞冠之服則雖同宮之子
亦將舉樂於聲不聞之處而推此條也妻之緦將
不舉於其側此與小功至不絶聲者無乃逕庭耶

服中不聽樂不是疑禮則禮註所謂子亦有服可與樂乎云云者果何所指而其所謂此亦謂服之輕者云云者指父之服耶指己之服耶○疑禮問解不杖朞條同春問今有一士人遭祖父母喪終朞年食素居外一如喪人至於服闋亦曰父有重喪子何敢純吉用白帶素服而不與宴樂此意甚善如何愚伏答曰此正聖人所謂獻子加人一等者可敬白帶素服亦得縞冠玄武之義然帶用黑色似為得中如何沙溪答曰鄭說是一士人之白帶素服不與宴樂既許以加人一等則不素服與宴樂者即為下一等之人也今若以縞冠謂之子

亦有服之服則不素服而與宴樂者亦不過爲應服其服者耳帶用黑色愚伏之所義推沙溪之所許可則今以縞冠謂之子亦有服之服而父有服之服則歸之於輕服者終未曉然矣若以縞冠謂非子亦有服之服則父有服之服似非輕服而必論以喪服然後父有服母有服妻有服三款方無窒礙同宮異宮之分別亦有意義如何○疑禮問解即分類之書而父有服之條在於不杖朞條內祖父母喪朞後服色服中赴擧之下父有服之服似指喪服如何 柳監司尚運乙丑

答所引諸條皆常飫見者但其本文並註疏不能詳記

又無書冊可考正如前書之意矣然今旣承委問姑以目前所見奉報雜記所謂父有服之服泛論則固似指居喪者而言然以註中服輕服重之說言之恐是指斬齊以下之服何者經文本意蓋謂父有輕服宮中子不可與樂註則曰此知異宮則否又知父若有重服則子固不可與樂故如是云云也玉藻所謂縞冠玄武子姓之服者謂祖服盡後亦以其父居喪不能純吉而爲此制也以此推之一則爲父有輕服之事一則爲父有斬齊重喪之事今右相合而一之以謂子亦有服者指縞冠而言[登對說蓋父有三年以下似是右相引禮文而斷以己說者故云然]未知於註疏及先儒說中有此明文否不然亦涉忝率矣鄙見如此

幸令更加詳察若夫鄙意則不在於此喪祭之禮固多通上下而言者然王朝邦國與匹夫之家事體自別帝堯殂落而四海遏密八音今雖小君之喪中外朝臣擬以大義似不當循常聽樂不必以同宮異宮論也五禮儀初喪條只通言三年不用樂厥後小君喪更不論臣民用樂之節似亦由此矣如何如何至於愚沙所答自當為不聽樂之證而問解分類在於祖父母服下則非居喪之制可見也○母妻為私親喪並不杖朞本是斬衰以下服則父服云云非以居喪言蓋明矣

答柳悠久 尚運 書 乙丑

聽樂一段不著於禮律之意思之不得其義且以情谷

已甚旁無一卷書相隨雖或有著姑無以究極其說惟以大義推之 君父既在亮陰之中中外諸臣似決宜燕樂一如常日假令禮律已有其文孟獻子加入一等又非君子之所可勉思跂及者耶然若以禮律未著之義務欲成人之罪過恐又未允雖以在我者言之亦不必自同於明犯禮義之科矣如何如何

答柳懲久書 乙丑

許令所考在於禮記及問解等書而不遑於儀禮通解續蓋關西必無此本故也茲以兩條謄呈幸須詳覽蓋禮記集說則以子亦有服為已有期功之服與鄙前書意同儀禮通解之說則論父有服與集說同其論重服

處與集說不同南相之論蓋主通解而其曰子亦有眼者指縞冠玄武云云欲通兩註而一觀之殊不知通解集說意旨不同其意則或後出者為勝也然此則特論經解異同之致耳若緘辭則切勿分跡以增紛紜千萬

居喪雜儀

問禮有不與人坐之文而今世此禮行之亦難一家親戚及平日知舊來訪廬居則豈能不酬應耶不言不語亦甚難行禮有不可與服輕者同處之意而此亦事勢有不得不與同處時此等皆是忌哀之端如何如何 朴鐔丙寅

答不與人坐乃練後堊室之事也雖練前喪人自不得

不與人相接然禮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又
曰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若果叙寒暄討喪禮及所讀經
義之外不及他事則其與今人聚客劇談連晝夜不撤
以忘其哀者自有所分矣

問不與人坐如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曲盡人情而
但屢見之人而有不問之事起問亦非禮耶且人
有來見不可不接待而不與人坐未知如何 李彥純 戊辰

答喪通禮註練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

問大功廢業大功之誦或曰可也其重者可知弟
曲禮曰未葬讀喪禮已葬讀祭禮喪禮雖所以講

求當行之事未遑前讀禮無已太急而以此章觀之廢業固當今之居憂者以讀書看字為非異事而此亦可謂非禮耶 同人戊辰

答凡古今異宜處或心不安者斟酌行之可也聖賢經訓如此每生疑難恐皆未安

問頃年前喪或以情勝又荒迷日甚未免多廢讀書云云 朴鐔

答云云 詳見居廬條

問禮居喪不讀樂章前輩居喪不授學者以詩傳云家內兒子隨俗欲學唐詩而唐詩題目太半是歌行未知教之無害於義理耶兒子他無可學處

而三年不教則恐失其時敢稟 李世鎭壬戌

答朱子送子於呂東萊廬次俾受其學而陸象山猶以爲未安蓋古人居喪之禮甚嚴其於不讀樂章之戒尤難輕變其間豈無他書之可教者耶

問言王事不言邑事 成大慶己酉

答王事以諸侯入輔王室而言國事只以其國家言如大夫有公事家事之異也

問方笠即出入時所着也出外似無脫去之時而今俗入人堂室或曰尊丈在坐多有脫置戶外只着孝巾者似甚未安未知何據耶 朴秉昌乙丑

答方笠祭時不着見問解入人家則恐無脫去之義或

以壓尊而然未可曉也

問家有痘患則似甚不淨難行饋奠云云 同人 丁卯

答云云 詳見朝夕上食條

問瘟疫行祭與否 朴業宗 癸酉

答合家染瘟疫者勢似不得行祀世人或以鄰里近村而不祭者惑矣大疫則只見少染痛恐無不可行祭之義小疫則自前國俗無忌祭之事不必論也

問世龜素有頭風齒痛每早起梳髮臨臥以百蝦鹽漱齒久久得效前喪時以逐日梳漱非居喪哀戚之容遂止不爲矣頭齒之病今有復發之漸又過三年則其疾恐痼難以得效欲依常櫛漱則前

後喪有異於心戚戚不安未知如何以處之 李世龜 壬戌

答禮於居喪有疾使用薑桂之滋味況於漱擲之類耶此則雖在量疾勢緩急而處之也

問廬次不可設酒肉也而或當待諸父云云 李時春

答云云 詳見居廬條

問舉世為親備不虞者必制於閏月此有可據耶 李衍泰丙寅

答閏月之說乃俗談不足論也

與宋尤齋 時烈 書 庚戌

人家遭喪後別無哭廟之禮而若上先墓自不得不哭此人情之必至而亦由墓異於廟故也但遭母喪而於父墓遭父母喪而於祖考則可矣若泛施於曾高以上及旁尊似涉太過未知然否

答尹子仁拯書 庚申

退溪答李淳問曰妻當拜弟不當拜盖當遇喪祭省與家禮小斂奠只言卑幼皆再拜之義亦可相發也但今人於年輩相敵從兄弟以下及異姓從甥等處有難以答兄自居者率用答拜之規而獨於死後奠祭必行此禮則似未妥當且如弟姪卑幼之類當初臨喪時猶可以答代拜矣其於三年之後若或時節經過為省墳士

殊無節目可以遵行未知先輩其有論及此禮抑且何以裁處耶亦乞詳示

隨筆録 戊午

象山以朱子居喪授徒為未安然家禮會成載吳幼清跋文公遺陳正己講學帖似謂朱子以居喪授徒為非是與與呂東萊黃直卿書不同豈後來自有定論耶惜其帖不傳於世也

喪祭值疫癘說 庚午

朱子雜著偶讀謾記

退溪答李平叔書二

寒岡答任卓爾李善立問

沙溪答金巘二

夫疫者老少所共患痘者小兒所獨行俗人皆稱有神盖傳痛莫重之病也然痘則惟未經者出避而病者及全家晏然不動疫則老少皆避而病者亦出幕（犯上者不出）但留婢僕以守其家此又值病斟量中外通行之規也然當此之時或罹父母之喪或值祖先之祭者其將如何而可也夫以傳痛莫重之患有死亡必至之勢人心危懼務以奔避爲得生之路則自古及今未有能免於此而世之君子亦未有擧以爲訓昭示後來者是故雖其所謂父母之喪祖先之祭類多不得準禮以盡爲人子孫之道馴至得罪於天理豈可勝言哉然今以朱夫

子及我朝三先生之說觀之如朱子所謂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云者誠入道之至訓斯可以爲天下士庶之法矣至如退溪所謂避者未必皆生然而避者生之道云者亦處變不得已之論恐難一向攻斥也逮乎沙溪初是退溪之說而間爲或者所謂不當付父母喪於婢僕之論所撓以有末段主殯後出避之言然其歸趣終與退溪之意一致耳此事愚嘗稔聞之矣頃年有文官金鑌者既殯親喪而出避如他例時李相尚眞在小僚主議一如或者之論至斥以不孝無狀將有論罪之舉衆議靡然金君遂還入殯次李知縣惇臨之喪諸子后平輩初如金君之爲適

其繼母自誓不避后平葦亦還入此兩家則偈皆無事矣昔者李參奉義吉躬救女兄癘疾未幾傳痛而死齊友元聘君諸人嘗以為不能裁度義理及後余姊兄李士常夫妻染癘而卧其姪義著入救亦染而死此兩人則皆不保矣且如不行祖先祭祀雖與父母在殯出避之義較有輕重亦不宜只管廢闕如寒岡所謂奉主避癘則行禪事於擇安處家無痛者則備持祭物就行於本家皆不妨云者可見歸重祭祀不為疫癘所奪之意也然此特喪禮之大節耳時忌諸祭已無擧今至目近侗疫瘟而遂廢者滔滔皆是可謂惑之甚矣今請統而論之朱夫子之說固為不易之正理而退溪二先生所

論亦是不得已而爲變通之道者無以議爲惟或者所謂不當付父母喪於婢僕云者似矣而有未盡通何者朱子雖有云云如上文者而其首尾又有其實不然及染與不染似亦係守人心之邪正正如痘染所謂性不畏厲者邪謂人稟性虛疎易怯之類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之之語此所以致逗溪殯後出避之議也嘗竊略究其意則當父母疾病之時喪出之際無論心氣之邪正虛實爲人子孫者自當一體救病治喪以盡其道也及斂殯既畢之後既有邪正虛實之不可一槩論者則亦豈宜固守常法而終昧以死傷生之大戒哉譬之有國家者値外敵入寇危亡之禍迫在朝夕不得已而出於權宜圖存之計太子親

王撫軍分監以為重厭之地將相士民禦侮敵愾以為死守之舉上下相維各有攸當今為太子親王者自謂能盡子道而必欲死守則其於畢竟扶持宗社底道理當何如也以此推之或者之論恐未盡通矣至於祭祀除非疫之全家出避痘之正寢委痛無所可祭者痘瘡蕭發時祀亦瀆於不潔恐無不行之義蓋論証治病莫詳於醫書亦不言以祭為禁而時俗必以膏煎之物為大忌謂其氣臭相薰則如此之類不設亦可幽有鬼神明有禮樂彼雖有神豈必禁人之祭其先耶大抵朱子忌義之說亦以骨肉至親為言則其大體已明矣然所謂骨肉至親亦有分數若又不言其處變之曲折制義之輕重則其

將何以為人倫之大法世俗之通行也耶雖退溪續殯之說既以父子為言其無此而有伯叔昆弟者似當議擇其親屬最近性不畏癘之人救病治喪餘皆在外經理不必全數入見如父母之為則是當無尊妾婢僕不謹藥餌之患其於人心天理殆無遺憾矣鄉俗有成服而出避者率一行日祭於病所固無不可有未入棺而出避者勢須還家行後成服又當以成服之日為練祥此亦不可不知也至於鄰里之間或助其粮資或鋤其田畝或時加問訊亦自不廢而祭祀之禮只當無甚忌諱依時而行之疫則還家後行之然則委骨肉至親而不救曰近洞疫癘而不祭之弊皆無所患是固不能如祝劉諸公遍救鄉黨之盛而大體已舉矣乃其或者務為過高之論及世之人一

切倉皇罔措雖陷於不義而不顧要為不達事理不知恩義以至於此者余故謹因諸先生説表以出之以袪其惑焉○此事朱子引而不發退溪則曰恐難立下一格法又曰此其所未判斷處沙溪則曰似或可也皆不為正定之法蓋以人事之大變有不敢輕論故也然余末稍所舉退溪欲廢之説以下數款世之稍有識慮者往往行之唯其陋俗無知之人獨不能行然行者少而不行者多以致悖理傷教之甚故誠欲因退溪之論以明一世之中行之者為善不行者為不善之義庶幾舍彼而取此耳要皆所以闡發朱子恩義之遺訓其與不加裁量置天下士庶於倉皇罔措之域越萬方而一轍

者遠矣後之君子其亦加恕焉

書疏

問挍慰疏末端曰姓某疏上曰姓某謹封而答疏末端曰姓名疏上曰姓名伏上於慰疏則必曰姓某於答疏則必曰姓名者何也抑別有深意耶 金榦 壬申

答姓某姓名不無輕重之別雖謂之有意可也

問重封疏上某官某官下恐脫大孝苦前四字 鄭尚樸 癸酉

答似篆上文而言

問弔狀有謹空二字是何如辭耶書于何處耶 李

東齋壬戌

答謹空乃宋時狀例猶言謹空其下方盖致敬之意也

問云云 兪栻庚午

答父沒而後母在只稱孫子不宜稱孫哀子之說詳見退溪先生答李仲久書盖以後母亦母也若稱孫哀則同於全無一母故不忍稱之如此云耳

問慰人父母已疏禫除後書慰疏上哀前強加疏食等語皆用不得未知如何 鄭尚樸癸酉

答量時措辭而處之恐非所患

問書疏之式今人多用省禮除式等語此槩出於權宜也若一家之間則誠不無權宜取便之道矣

於尊長及朋儕則具書稽顙再拜等字宜矣如何 許尚存乙亥

答疏式省禮等語用於親戚所諭固然但朋友情親者似亦在其中矣

問家禮凡以書來弔者並須卒哭後答之喪禮備要亦條列於卒哭之後則卒哭前無修謝之禮亦明矣然其答疏中云奄踰旬朔一句似有可疑若皆以卒哭後則不可謂旬朔雖卒哭前亦有可答之禮歟温公曰於禮不當先發書不得已須至先發刪此四句雖不得已既有先發之論則亦似有修謝之節是則如何 李縡癸丑

答慰狀並須卒哭後答之者常禮也若因喪葬事勢不
得不往復則自當不拘此例矣

問喪中聞親知之喪雖不可往哭而書疏相慰答
或可耶 李時春癸亥

答喪中慰疏世人行之然恐當擇其親舊至切者而爲
之

問禫祭前書疏仍用孤哀則書之稱疏亦明矣人
之慰答皆稱狀而不稱疏然則唯喪人稱疏而他
不必稱疏耶 李行遴丙寅

答主客皆當稱疏以訃聞之義觀之雖稱狀亦無大妨

問心喪人書疏之式其稱狀稱疏問解不爲明言

未知何以為之問鮮禫服人當稱疏上云而心喪

又與禫服不同則當稱疏上否 金戢 辛未

答為人後者與父在母喪雖同是心喪而輕重自別然父在母喪小祥後持心喪者恐亦不可稱疏蓋以祥禫已盡而持者心喪耳為人後者本是不杖朞小祥之前依俗例稱疏猶為未安況於心喪後耶但此等事雖極明白衆人不行而一人獨行未及成俗之前不免駭聽謗譏隨至有難質言也奈何奈何

問為人後者有本生父母喪其慰狀之規如何 李行來 辛未

答當稱狀上伯叔父母服次稱喪次似宜當其辭語則

不無斟酌從重處矣

問為人後者遭本生親喪則人之慰書與其答疏也似不可稱以先考妣當用何語耶依禮稱伯叔父母耶 李晴春 癸亥

答鄙人嘗以伯叔父母用之

問心喪人答人疏當用家禮本疏而面稱則云状上耶慰人書疏亦如是乎而不得稱大至孝苦哀等語耶 鄭淮 壬戌

答為人後者本親喪書式以邪制言之當用状慰之例何可稱大至苦哀等語耶第其辭語則或不無斟酌從重處矣

問云云 朴泰輔己未

答書疏稱謂終當專用伯叔本文中間辭義容或增減不至甚妨生親之說恐亦創起不安帖也頃年鄙之所處用大典養父母之制故引沙溪所論本生父母之義稱以喪人尤丈之意以爲當與出後者同稱服人而卒以依行其師門之說不能捐棄耳盖被養者猶存其父母之名而出後者反有所不敢故也

問慰人祖父母三答狀妻改怛爲愕妻是已下喪故改怛爲愕耶但子孫亦用驚怛則於妻獨改未詳其義 鄭尚樸癸酉

答妻於受慰者爲伉儷非如子孫眷屬之類故改用愕

答宋尤齋 時烈書 辛亥

前稟諸說並蒙印可旨在鄭重敬閱再三奚啻冥途之獲相謹當奉以周旋矣就中書疏云云蓋此以本服齊衰三年降爲不杖期比之父在爲母不杖不禫而似輕比之本生稱妣稱子而似重誠所謂無於禮之禮有難酌處者然家禮疏例曰父母曰嫡孫承重者同狀例曰祖父母曰伯叔父母同固知所謂父母曰正指服齊斬者而言第自嫁母出母以下必當隸在其中以類推之此亦似無嫌疑苟欲拘於服制而從伯叔則上稱養妣下稱服人前稱服人後稱心喪尤失疏狀輕重之大分矣茲据父在爲母例只去哀子而稱喪人辭亦稍加損

約兹承回教及以本生之直稱伯叔者並論恐是前書辭意不能別白而然也爲用申稟若果從疏式則頭辭稽顙將無過重者耶或用降等叩首爲差勝否

此乃尹京所論也〈尹書缺〉正爲養父母齊衰降期禮無明文故欲爲講究斟酌以求其衷若以不得稱孤哀而便稱服人𨒪視恒例則將置父子之定名齊衰三年之本服主題祝辭之重禮於何地而只準期制一邊耶喪人之云雖未經見出於問解猶爲可據豈亦不愈於硬稱非實之服人而果必如此無寧從初直從伯叔之稱無中心喪爲無許多牽掣矣反復思之殊未曉然出期後稱心喪亦父在爲母之通例而今曰便同平常亦未知

如何茲敢謄呈以備財教

書式所教意盖謹密宜早服齊而弟欲明知當服養父三年者及服嫁出慈繼以下並合稱服稱狀之義庶幾今日推行無憾法禮所在終必有定論不可但已茲用申洸

尹哀所謂書式當以服制為之節度者殊未喻其意大典養父母齊衰三年已之父母在及父沒長子則降服期其齊衰三年則與為母同其降服期則與父在為母杖朞大同小異愚所以於疏式欲做父在為母稱哀稱疏之例者實從齊衰三年服制而言也其降服不從杖期而從不杖極涉可疑然既已定著備要則後人所能

輕改而又難直用其文故只就父在爲母之例不稱哀而稱喪人庶幾無所嫌礙矣今尹哀稱服稱狀之說徒見降服之輕而不思本服之重是誠所謂齊其末而不揣其本安在其以服制爲之節度也且必不令名實尊卑而但從服制則其爲長子斬衰爲妻杖期者皆當准用疏式耶○或有謂若從本服出後之子亦是斬衰恐難爲從者此尤不然所謂出後之子非但服降並與其名而變爲伯叔則無一可比於父在爲母之例以此明彼殆不成說矣

另紙所教以爲後生行禮必當有所據而創制儀式非盛德者不敢亦似未就深察鄙意疑禮問解爲人後者

為本生父母喪稱喪人而已不可稱孤哀人之為弔書若亦且以喪人待之不可稱大孝至孝蓋若稱喪人則不得稱狀若以喪人待之則不得稱服前甚明援以鄙見此雖或未准用於名服俱變之本生而實合旁照惟行於今日則非敢創作儀式以犯僭越之誅且謂老先生遺訓在於後學不為無所據矣茲承批諭不勝瞿然所謂嫁母出母之隷在齊斬者正以名為母子服為杖期兩皆致極而言雖亦不知其一從父在為母之例而若其大分不屬於此則恐益無所適從也

〻此鄙意若不用大典養父母之制則已如用之以父母之名齊衰三年之服而目同服人可乎若尤菴問解

稱喪人之義則已如有之以養父母之喪而不爲推行將行於何地也盖稱服稱喪之分當在於齊衰三年之日而不在於降服不杖之人且如嫁出之外慈母繼母嫁從女子子爲父母者與此無甚異同其當稱服稱狀之意具有明文可以並行則已若只以養母書式曾無定例之故必使俯從朞服而異時商量或不免參差者其爲得罪於禮法雖復悔死亦將無及此世釆之所大懼也伏乞更加深察明賜回教

祝文

問家祭則無焚祝文一節者何歟備要虞祭斂主下註祝揭祝文而焚之止留祝板後傚此則家祭

焚祝似在納主之後引依備要懸註於納主條如何 鄭尚樸辛未

答此本儀節文祭禮初無焚祝之文以程子說觀之恐自古如此其獨虞祭爲之者未詳

問祝版諱玄字而改爲元字云云 吳遂昌乙卯

答云云 詳見有事告條

問小祥之日迫於私情若行奠禮則無祝爲宜耶云云 柳貴三

答云云 詳見國恤條

問祝辭若添 國恤不敢行祭之意云云 李時春

答云云 詳見國恤條

問秋夕祝文欲以數句語自製用之盖出伸情之意而不用祝文式或有乖於禮意耶 洪重楷戊辰

答妻喪三年内墓祭祝文不見於禮雖曰秋夕為祭文何害

問夫告妻祝辭具書姓字耶只書名字耶 金洪福壬申

答夫祭妻似當用姓名第問解引周元陽祭録文曰妻祭夫曰主婦某氏祭顯辟某官夫祭妻曰某祭嬪某氏一姓一否抑有其義耶不敢質言

與宋左齊 時烈 書

題主祝讀畢懷之之義退溪北窓之説固涉太深矣云云 並見題主條

答高汝根晦書 辛亥

告祖祝辭以在付前言之似當稱哀但禮曰祭稱孝子孝孫而告是祭之始况儀節有自虞至禫於先祖稱孝之文耶恐此稍似合宜須乞更加商量以報於洪哀也

答晦元世熅第書

祝辭一段奉對倉卒未究其義細加思量又詳朱夫子答李繼善問云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云云 詳見攝主條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五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六

時祭

問或丁或亥 成文憲己酉

荅天倉疑星名似以十二支配合於天星而亥當天倉故遂取其義

問琢珓筮日之儀廢矣於其當月上旬下旬例擇其或丁或亥而用之亦可謂不失卜日之義耶 李時春辛酉

荅雖無琢珓而用丁亥備要已言之

問云云 或人庚子

荅琢珓之制此本未曾深究韵書稱判竹爲之或用竹

根其長二寸然則其制可略想矣所謂一俯一仰既無所指的此必以竹之表裡為俯仰也然東俗鮮有用此者雖間用卜日者或用筮儀之制不然並只以或丁或亥之日為定先期告廟而已准此行之宜無不可且古者卜三旬不吉則全廢其祀至橫渠先生以為卜雖不吉祀不可全廢若再卜不吉則直用下旬之日而朱子嘗從其說故云云也

問致齋於內散齋於外註陳氏以心之內外言吳氏以廟之內外言而集註無異說栗谷從陳說耶退溪亦曰其內外字實以廟之內外言然以心之論似長 李河丁未

答致齋散齋之說陳氏爲長所喻得之

問云云 李萬春庚戌

答齋戒儀禮家禮與要訣皆不同云云 詳見忌祭條

問齋戒日子多少要訣與家禮備要不同將何的從耶 朴泰昌丁卯

答古禮齋戒日限甚嚴而家禮以今之事故無常不得已從簡而爲之其勢如此所謂從家禮者謂從此等之禮每若以要訣備要參而論之曰未知的從則不可從家禮也

問時祭條陳器註所謂香匙香筯者何物 梁處齊辛未

答似皆用香之物盖以所焚之香有二制故也

問擊蒙祭饌圖匙楪醋楪居外與家禮有異未知如何 李行泰辛未

答以盞盤居中者乃五禮儀之制然並醋楪易置恐皆未安

問祭酒之義似在初獻而已而亞獻終獻皆爲之者是何義耶 金克成癸酉

答亞獻三獻亦當祭酒之義詳見家禮本註可考也

問擊蒙祭饌圖醋菜即家禮醋楪而曰菜何也 李行泰辛未

答似以後世不用醋又且代用請醬故以醋菜代醋楪也然亦未安

問時祭前一日設位陳器註盞楪按設位陳器時旣設盞楪而下文更不言用處何也以初祖祭炙肝加盞之文觀之則盞楪恐當用於進炙肝之時耶且炙肝加盞獨言於初祖祭者亦何意耶 金榦 壬申

答盞楪凡饌似皆當用然不知炙肝時之有據其獨言於初祖祭者亦容有互見之義

問祭饌式備要與要訣不同未知當何從耶 李時春 癸亥

答祭饌式要訣備要皆半上落下當用家禮其曲折詳載於鄙所述祭饌圖說矣

問家禮設饌品四行而擊蒙要訣添作五行飯羹匙著設次不同何意要訣魚肉則用生湯則五色或三色云而疑禮問解以為魚湯肉湯然則魚肉湯各只一色而不用五色及三耶今人家或用蒸魚熟肉或用魚膾肉膾何者為得㷜湯品或用十餘色如此則似難並設於餠麵一行依要訣別作一行如何 閔承萬壬戌

答祭饌行品當從家禮無疑要訣之意雖出於更欲斟酌古今之制而反與家禮相背頃年鄙人竊有所定饌式今在士磬諸友許幸須取觀而示其未安處為仰

問設饌圖醋楪不得不代以清醬云云 金皖成 癸酉

答云云 詳見家禮圖條

問考諸經傳未嘗以魚肉之烹熟者謂之湯韵會曰湯熱水又曰熱沃引月令如以熱湯之説而證之盖如所謂冬日飲湯揚湯止沸嫉惡如探湯之類是也唯唐人詩曰洗手作羹湯此亦言其調湯使熱之意非以羹與湯為一物也今俗所謂湯占人皆稱羹如和羹大羹狗曰羹獻君羹遺毋之類是也既已設羹而又有魚湯肉湯則湯與羹分為二物恐非家禮設饌之本意也 鄭尚樸壬申

答祭儀録問觧魚湯肉湯之説盖依今法也然湯本無稽而特牲饋食有豕魚腊烹于東方之文意謂雖以魚

肉熟爲以當饋食之饌品無不可者云耳羹湯似同之說所諭誠然故亦有羹飪之文然饋食禮主人升俎八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及兩鉶芼設于豆南然則所謂豕魚腊猶今魚肉鉶芼猶今羹各有其物義亦無不當矣如何如何俎所載豕也芼菜也

問肉魚栗谷以爲生魚生肉沙溪以爲魚湯肉湯先生祭儀從沙溪之說矣妄意古以煮肉和汁者謂之羹而未嘗謂之湯湯只是熟水也後世或有以羹言湯者此是俗稱而其實羹與湯是一物今以肉魚謂之湯而既設羹又設湯則此以一物異其名而各設也深恐不然春間嘗以此意奉稟矣

今考本文則曰肉魚饅頭糕各一盤墓祭饌上神亦曰魚肉米麵食各一大盤羹飯各一椀云盤是器之廣而淺者椀是器之狹而深者飯則炊成羹乃有湆者故以椀盛之饅頭糕二物雖有米麵之異均是餅類而不濕者故以盤盛之肉魚若是湯則當與羹飯等盛之於椀豈可與饅頭等盛之於盤也哉以盤盛湯其勢末由以是觀之則其非魚湯肉湯可知也繼考附註劉氏所論溫公祭儀品饌則與家禮六同蔬果羹䐈脯醢麵食米食則已入於家禮其中膾軒二者家禮無之而肉之一字實總二者而言肉則曰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然則膾與軒皆是生肉

家禮實曰書儀而成故蔬果以下皆用其饌而膾軒二者以肉之一字總言之則其為生肉無疑肉既用生則對設之魚亦當用生以此言之則栗谷之說恐得本意奉稟之後未蒙指教玆以本註附註兩說更此仰瀆伏乞批誨 同人癸酉

答肉魚已見前答固未必為今日之湯然以今人重湯故依家禮肉魚之文牛溪沙溪是肉魚湯之意姑用之如米麵食本皆乾糗以成老今難遽廢其一乾一濕之制故耳又以特牲饋食豕魚腊之義相近隔圖立文意亦可見也来諭欲以温公饌相質恐不然膾者腥肉聶而切之之謂軒者既曰白肉則乃熟肉作片之類此於

栗谷生魚肉之說始於金仁湖成於宋礪城者有何可涉耶不探其本而傳會文字之病恐當致察也

問以淸醬代醋楪而奠于匙楪之東者鄭藍浦猶以爲病而克成淺見正合於奠醋不意矣 金克成

癸酉

答要訣備要皆用醬而失其所置之方故代用於醋楪乃鄙見也其疑變通之或涉率易者不無其義然以事理參之恐非大誤也

問祭饌中魚肉之腥熟無所考證然熟而爲之誠無所傷矣至於蜜果雜用於果品元數則有違於膏煎之物不用之義竊恐如何 同人

答禮曰饋食之道自熟始然則腥熟並用古之義也至
家禮以常饌代俎肉故無用生之法或有以魚肉當之
恐非其倫膏煎之說亦出禮記然今之祭饌多與古禮
不同若必曰無而不用則太泥矣但不可爲正法耳

問士喪禮凡糗不煎註以膏煎之則褻非敬云云 李之老

答云云 詳見虞祭條

問云云 權鑜

答所謂祭不用膏煎之物云云 註見虞祭條

問三鼎五鼎之說如今魚肉湯品數耶雖曰稱家
有無而亦有等殺則亦似不可太侈矣多不過三

品如何 李時春癸亥

答魚肉當依家禮各用一品一亦三五之數也

問進饌條曰以盤奉米麪食而按具饌條則無米麪食只有饅頭糕劉氏註曰麪食餅饅頭之類米食糍糕之類按輯覧註曰餈粘飯餅今俗呼粘糕云云然則麪食米食皆餅而所謂麪食亦斷非今俗所用餅麪之麪耶米麪食饅頭糕其實一物而具進两條稱名之各異者亦何意耶 李德明癸酉

答米食麪食同是所謂餅者而但有用米用麪之分耳然我國之俗既以一乾一濕為規而中國亦有麪食烹用者故不必盡削也

問設蔬果曰逐位南端蔬果脯醢相間次之且考設饌圖則以蔬果脯醢各三器相間於一卓未詳盖蔬則菜熟菜之類非一物而皆名蔬菜則渾稱蔬菜與脯醢相間者可矣至於脯與醢則皆一物也以一物各具三器疊設於一卓未知如何 同人癸酉

答脯醢三器之説殊可疑以此沙溪以脯一器醢一器相間次之爲主寒岡以脯醢同設者三器相間次之爲主恐皆未盡愚則添鮓一器於脯醢中用之盖俗重食醢而墓祭亦有其文故也未知是否

問大祭時用四味云云大祭謂時祭則豈止四味

耶四味謂何饌耶 柳賓三庚午

答四味即魚肉米麵食墓祭條所謂各一大盤者是也祭饌中此為最盛故云然今人慣見時饌陳許多汩董故疑之耳

問凡行祭家禮皆云質明云云 同人

答云云 詳見虞祭條

問家禮時祭條詣祠堂奉主就位時不言升降由其階竊意阼階是主人之階喪三年之祭主人不由阼而由西階用子道不忍死其親之意喪畢之後主人代理家事主祭踐阼則主人當由阼也至於神主則神道以西為上當由西階蓋廟中高祖

居西而稱居東用神道也人道男左女右主人立於阼主婦立於西階雖主母之尊亦立於西階人道然也又考少牢饋食祝出迎尸主人立於阼西面祝入門右尸入門左卒盥祝迎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云云蓋尸神象也今無用尸之事而奉主時似當用迎尸一節矣又考通解續諸侯遷廟篇祝曰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奉以從祝註曰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毁廟誠人神之所不忍也云云祝之升降由西階而奉衣服者不從主人而從祝則降自西階可知也又曰至于新廟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

左註曰門左門西也據此則其升自西階亦可知也以此問于壽翁則以為西階是賓階祖考之神待以賓恐害於義理奉主者當與主人由阼階錫鼎曰此更考則士喪禮大斂於阼殯於西階註疏曰西階上賓客之又引檀弓周人殯于西階則猶賓之之文蓋殯之為言賓也殯于西階即遠之義奉柩朝祖時柩升自西階尸柩朝祖時尚不由阼而今既葬魄于野迎精而返尊以神道事之而反由阼階未知於義理如何也蓋堂下只有東西二階而亭立時則男左女右於階下升降時則主人由阼而餘人及婦人並由西階以主客言之則主

東而賓西以奉主言之則神道尚右當由西階隨
事而異其義恐不必以賓階為拘且遷廟及饋則
皆祝以道并故主人前導似與古禮差別然則主人
並由西階㞐其阼而徹俾孝心為得耶抑雖前導
而升降則自當由阼耶 崔錫鼎 主成

答家禮奉主之儀尋常以為既置於西階卓子上則唯
當從本階奉升其義不過神道尚右然也今承示喻考
據甚精𢡟非昏陋之所及者大抵以主人則當由阼階
以神道則當由西階若如程氏儀使子弟奉諸位神主
至祭所者此亦可以各尊其義矣今家禮且令主人主
婦奉主就位則義不得不并由西階無推移處壽翁之

說徒執其一隅也如何如何

問虞祭及祭禮焚香酹酒皆再拜時祭但酹酒後再拜異者亦何也 李東書 癸亥

答時祭焚香無再拜故備要添入之然鄙意家禮必有其意而輕添似未安

問祭儀自虞祭至禫有焚香再拜而無侑食云云 黃翊良

答云云 詳見虞祭條

問朔祭則主人受注斟酒反注取盤盞興則主人受盤盞執注者斟酒于盞節次不同者何歟 鄭尚樸 辛未

答時祭三獻皆獻者東面立執事者斟酒乃聽命於神之義降神與禮亦其意也與朔參有不同

問家禮三獻皆祭酒而要訣則亞終獻不祭酒何意至侑食就斟諸位之酒皆滿終獻若不祭酒則酒既滿酌而斟無所施矣今人或爲添酒終獻故未滿斟與亦有所考據耶 閔采萬壬戌

答亦當從家禮三祭酒若行祭酒之禮則終獻故未滿斟之非可革矣

問讀祝似當如卒哭祭於主人之左東向跪讀而今無東向二字無乃闕文耶 鄭尚樸癸酉

答似然

問酌獻如儀再拜之節當與正位同而要解錄開元禮曰無別祝亦不拜然則不拜爲是耶 同人

答古禮於祔位無祝拜之文始於家禮錄開元禮欲見其古

問竊詳虞祭止其意不專此 言虞祭則諸位雖一主人詣酒注所只斟一盞故其意尊時祭則一時盡斟諸位酒故其意不尊云但忌祭亦只一位而不用虞祭之儀乃與時祭同楊氏之說於此爲不通矣時祭與虞祭所皆樂乃吉祭與喪祭不同而然耶 同人

答祔論末段是

問執事者立于門西皆東面云云執事外執事當斷指婦人供祭需者而言耶 吳遂昌乙亥

答外內執事

問家禮三獻皆祭而擊蒙只祭初獻何也 李衍泰辛未

答蓋以從簡也

問家禮四時祭終獻或以親賓為之墓祭亞終獻并以親朋觴之既如家祭之儀云則主人主婦皆有奉主進饌奠獻之節以世俗觀之則平日若不通內外之賓凡於弔慰不可入於內喪而況混參於他人考妣并祭之所乎於義未安可疑 申漢立

答祭禮用親賓蓋古禮也家禮仍之墓祭則行禮於塋
域之外且與主人有兄弟之義者恐無不可至於時祭
乃堂室之事雖與主人有尊分其妻婦人並為行禮於
至近之地恐是古今異宜處若非姑姊妹矣一家之親
則似難泛行矣未知如何
問祭禮終獻兄弟之長或衆男親賓為之而不許
諸父為獻何義耶載在家祭初亞獻但依儀行之
而終獻則無兄弟之長或叔父為獻既以子弟之
列為初獻倒使父兄之長為亞獻極為未安或叔
父之於祖考又非諸兄弟衆男之比而終祭無一

事亦為歉然雖為亞終獻其無大乖耶載重家凡有祭既無執事之人祝文每自讀之此猶愈於闕之乎古人有只書祝辭而不讀者云其義亦有據耶且噫歆告利成等禮恐或親自為之無妨而執注斟酒及反盞故處之節則似難如儀禮男女喪祭猶許相受則或以祭祭婦女代行此禮如何至於受胙節次固皆難行無執事已闕於禮寧不備此等禮為愈乎 金巘 要癸酉

答家禮不許諸父亞終獻蓋為叔父於主人為尊行也然如貧家只有叔姪兩人行祀何可拘於常禮而不為之通變乎鄙意迭行諸獻無不可者諸節中如讀祝噫

歆則主人行之執注反注則叔姪並行之恐皆不得已至於受胙則不行無妨惟婦人不可交參於男子之禮耳此言男婦一時交參之非非謂主婦亞獻等常禮也

問所謂正筯或曰留置楪上或曰下置床中當何所的從耶閔采薌壬戌

答所謂正筯者似指其正置於楪上首西尾東也

問侑食既曰揷匙正筯而無下置匙筯之文當以何時下置耶要訣合飯蓋在告成後其以此時下置耶鄭尙樸壬申

答下匙筯似涉闕文然當在辭神前合飯盖時以此行之可也

問扱匙飯中西柄似無可疑而龜峯別有立論者必有所見而克成昏迷不免疑惑敢此伏問 金克成 癸酉

答龜峯扱匙微偃之說只是取以匙取食之意而已今詳南北曰縱東西曰橫凡祭饌皆橫設正節亦然若獨於匙縱扱則恐未安如何

問扱匙橫扱之意則既得聞命矣匙是有面焉有背焉東面扱之則自不失西柄之意而與橫設之意亦無牴牾矣北面扱之如龜峯所論者則雖有微偃之說與西柄及橫設之意俱有牴牾竊恐如何 同人

答扱匙之說既後歸考龜峯答問盖縱扱者以匙加飯之節橫扱者以匙取飯之節取飯之意雖似較切而更思之祭祀之禮只取大意恐不必一如生人所為縱橫亦非可拘故今擬從衆順扱使西柄之義益明也如何

問要訣墓祭徹羹進熟水云則進茶時當徹羹而儀節但曰置匙筯旁而無徹羹之文未知當從何說 答不徹羹則茶托排設之處恐狹 答簡 鄭尙樸

壬申

答進茶之時不言徹羹似是蒙上文徹酒及肝之例未必爲闕文也如何如何

問或有於扱匙時掠飯小許三度點茶中以代點

茶之意果無害否 金楺壬申

答此或可用於朝夕上食時至於吉凶大祭不可用也

問點茶時禮無取飯放水之規而人家皆行之鄙家亦循用之未知出於流俗而不藝耶抑有指據者存耶 李泰壽癸酉

答此亦從俗而然曾聞鄭守夢家不行蓋以禮爲準故也鄙家亦不用

問一食九飯九飯以匙數言之耶 柳貞三庚午

答已見問辭非匙數也以小器除出本飯而食之至九次也

問不拜要餅曰此不拜豈以養神由主人故也妥

意上文既有俛伏興再拜之節故於此在位者皆再拜而主人獨不拜也如何如何 鄭尚樸癸酉

答上文再拜之義與此不同

問四時祭章復來受胙主人之毋無受胙之事而言復來受胙者何耶 同人

答謂復來於祭將終受胙之時行辭神禮也

問諸娘女獻文尊長於內如衆男之儀但不跪云云所以不跪者何也 吳遂昌乙卯

答恐婦人不以跪爲禮

問尊丈止他所下闔門時休於他所者啓門後就位而祭神時休於他所者無還入之文其所就位

當在何時 鄭尚樸辛未

答所謂尊丈先休於他所者亦入就位云者正指參神後休於他所者

問姪爲喪主而初獻則叔父亦可亞獻云云 金祿壬申○與上金戴重問答參看

答云云 詳見虞祭條

問以家禮亞獻條但不讀祝云者觀之云云 李萬春

答云云 詳見忌日條

問告利成之意云云 李畊春

答云云 詳見虞祭條

問共一卓出於五禮儀則雖非古禮亦可遵用否正寢排祭時則各用床卓固無所碍而若墓祭則例設一床石於雙墳前雖欲各設其勢末由也如不得共一卓而行之則世俗皆以餅麵飯羹酒盃并設二分外魚肉脯醢蔬果等饌皆只設一分此亦似未安必欲每二分各設於一卓之上則器數太多決難容排未知何以則得合於時宜耶 朴泰昌丁卯

答圖說所主在於各卓今乃又有云云何也墓祭雖一石而亦當各設其饌矣蓋圖說各設器數與俗禮共一卓者無甚張大似無不可排設之患也

問月祭謂朔望俗節耶所謂疎數只為立三廟祭及高祖言之耶若高曾祖禰同在一廟則安有疎數之不同乎 柳貴三庚午

答月祭似指告朔之類疏數亦以諸侯五廟月祭二祧享嘗而言盖引此而推於士大夫禮也若同在一廟則決難用此來諭是矣

問支子之不與宗子同居者其妻死則神主當奉於私室也其時祭似亦當行於私室而家禮及喪禮備要皆無所論抑或支子雖異居不敢為其妻徑情備禮耶或别撰祝文而以時祭之得無大害於理耶 李志逵己巳

答禮無支子藏妻主之說恐其主入祔於祖龕然也若有官位異居者則其子依時行祭於所藏別室而夫爲之告祝宜亦可矣

問凡祭主於盡愛敬註大全曰兄弟異居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而相去遠者只於祭時旋設紙牓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然則支子之遠居不得往參者四時正祭亦據此權設耶鄭逑云雖忌祭輪行栗谷極言其不於廟而必於紙牓之非況祭莫重於時祭而已行於宗子之家支子決不可復設於紙牓且逐位祭之尤嫌於僭嫡此說何如 梁處齊辛未

答大全此條下有更詳之三字恐未得爲定論

問擧家時祭行於祠堂亦有所據耶 李行泰辛未

答亦用五禮儀之制

問凡時享生辰忌墓等祭擧廢隆殺之節及饌品酌定之規若一一依此行之則固善矣但累代傳習之規卒然改定果不無專輒之慮以改定之意措辭先告于家廟而後次第行之似或得宜未知如何 朴泰昌丁卯

答前日所行者乃時俗仍習之禮也今此所定乃家禮當行之事自不相同以朱子所謂子孫曉得祖先便曉得之意推之似亦不必申告但若累代承祀之家事體

稍異雖告祝而行之亦可矣

問栽家祭儀多與禮不合先人晩歲見先生祭儀定本欲一切行之而未及焉今於三年祭祀時不敢有所輕改或曰先志既如彼則雖三年內改而從之何至大段害理乎云云未知如何 金栽辛未

答雖三年內改從遺意之說固好但鄙家祭儀有主意其所以罷生忌歲墓祭單行忌祭之類皆欲使人省俗例諸祭而復禮經四時正祭耳今聞倣行者或徑省俗祭而終不得行正祭然則將成半上落下之禮又非細慮也如欲行此必當思量終始事體必如東隣殺牛不及西隣禴祀之說保無異日變改然後斷然行之似難

從以遺意率易輕舉以致後患矣如何如何
問祭饌品數有定規則固不可以有而增亦不可以無而減然今世行祭之家其於饌品曾不定數而都付婦人女子之手故或值祭祀則婦女隨力具饌或增或減其違先賢已定之祭儀圖式者若是其甚焉元後乃於喪禮備要及擊蒙要訣等二冊祭饌圖細究品數參考同異竊附己意隨宜排定姑定之元後家祭饌品數及陳設次第盖要缺祭饌品數多有從俗所尚姑不足為論而備要祭饌即一遵家禮而酌古通今推演著明則其於品數似無毫髮未盡底意而請暫一品有所未穩醋楪

之醋例云醋醬則請醬醋楪似涉重疊脯菜一行如或改定而以脯先設次設熟菜次設佐飯次設沉菜以醢終設俾該五品則似不失脯醢蔬菜相間次序之義而至於魚肉二品皆是生魚生肉則魚肉之設例於大夫可而於士不可若各作湯一品分設于炙肝東西亦得其大夫士祭禮等分之異矣茲以妄自爲圖敢此仰禀特下批敎如何訣

二絲之下

祭	羹	餠	醢	果
饌	醋楪	魚湯	沉菜	果
陳	匙筯	炙肝	佐飯	果

設私式

盞盤　肉湯　熟菜　果

果

飯　麵　脯　果

答鄙人曾有祭饌圖說又有新定祭儀並詳見三禮儀皆一從家禮而小小節目間有參用諸家說處哀與鄙相從可謂有年而尚不得見耶此亦平日專務篤行而不甚加意於致知之病恐當見此然後始盡彼我之意商量歸正也如何如何

問時祭例於四時仲月卜行家廟卒哭以後或於仲月則未知時祭亦當行否三年之內果行時祭其為行祭節次似與家廟平常時不能無變別之

義至於祭神及受胙節次何以爲之耶 同人

答朱子答范伯崇書雖有傚左傳杜註遇四時祭以衰服特祀几筵之說其答曾光祖書曰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盖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也其於家廟正祭既如此則於几筵不行可推而知似是時祭爲吉禮不可行於凶服之時故耳

問將祭而值家中鮮産則如何人家或以牛馬犬豕之産而至有廢祭者如時祭則固當改卜日矣若忌祀乃人子終身之喪曰此廢之無已重耶禮喪事則雖臣妾之喪三月不祭云云即今奴僕亦可謂臣妾而以奴僕之死亦可三月不祭耶 李時

春己未

答觧産廢祭禮無其文唯通觧內則妻將生子居側室至于子生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是當祭者不入産室而已祭則自如可知況於牛馬耶古之臣妾與今奴僕固無所分然必以奴僕之喪至於三月廢祭恐亦太重然恐不如謹守古制之爲無慘偏也然今臣妾之喪無必待三月而祭者事過行祭無疑矣

問産家過幾日後行祀耶 朴泰崇癸酉

答禮妻將生子居側室夫使人問之至于子生夫又使人問之齋則不入其室之門然則惟産者不與於祭其餘家人自若行祭可知矣若所謂只一婦有産他無代

行者則其勢亦只得姑廢而已恐無奈何矣

問云云 李羽成庚申

答曾子問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外喪自齊衰以下行可也又曰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今承下詢之禮雖非本文鼎俎既陳之比亦已卜得月季而告之廟矣況於廟中尊位無不祭之義而特以已婦一位私服之故曰廢正祭實涉不虞愚意以尊位爲主而通行之似無大妨未知如何盖所祭於死者無服之說既見古禮揆以事亡如在之義誠亦有未安者第以今禮詳之卒哭之後固以神道事之以至三年入廟其禮尤嚴如退溪所論祖先忌日祭子孫用肉之類是也況在一室

之中而獨異其祭曾所未聞則區區之見不得不出於此僭易增悚更乞商量而處之

問二主常相從 成文遠 己酉

答高峯有說甚詳蓋二主指影與祠版祠版今之神主也

與宋尤齋 時烈 書 癸卯

今人祭禮雖號禮法之家各自異行至於一宗有四宗而繼曾或繼祖之宗子欲一倣家禮而行之獨繼高之宗子堅執先世所行及俗禮而不欲行或至繼曾以下亦然則繼禰小宗當只行古禮於其家耶抑從宗子而循俗耶且時祭以家禮楊氏所引朱子說觀之嫡孫一

日祭其曾祖以下餘子孫各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
祭其祖以下云似必繼高之宗先行時祭而後繼曾以
下次次行祭但小宗異居遠地者及大宗有故不得祭
或行於下旬者必待如是而後行則小宗家將有不得
祭者矣且如一日祭其曾祖是已用禮所謂或丁或亥
之日而次日却祭次位祖考則必非丁亥將所重在於
宗法不得卜日而行之耶且小宗雖異居地近可以相
通者必俟大宗行祭而後祭其祖禰否
祭饌亦各不同家禮所謂蔬菜三品可以問解所論沉
菜熟菜醋菜等當之若脯醢則不過二物而已將以何
物代爲三品耶所謂肉魚要訣以生者用之問解以魚

湯肉湯言之用生之義雖未知其必然而龜峯於禮答問詳之且觀佔畢齋彝尊錄其考司藝祭禮用生魚肉云栗谷用生式是東人舊習也問解曰本於書儀未知著於何條耶其謂湯五色家禮原不著似只以俗禮參之而問解必以魚肉為魚湯肉湯未知亦有的據耶家禮於果脯言品於肉魚言盤揆以附註書儀之說無乃盤者容非一器然耶所謂醋楪要訣代以醋衆備要則仍用並知清醬愚意古人設食以醋為重家禮用醋即備要用醬之意今若並設似涉重複從古只用醋未知如何

與尹子仁拯書庚戌

與家中見行祭饌也參三禮儀祭饌圖 一從家禮備要本品而
其飯床中脯佐飯同器及添鮓醋菜為異然亦出於兩
書之意鮓則見於墓祭附佐醋菜見於問解答黃宗海
不然無以充脯醢蔬菜各三品之文而亦難廢俗祭脯
醢之義故也然猶有疑者油果不免隨俗恐為君子所
非魚肉湯只用一器似歉於人情醋與清醬并用亦識
褒同今欲更加去就畢乞裁示○蓋醋則家禮用之猶
今之醬醬則要訣用之猶古之醋備要兩存似無其義
茲擬存醬去醋醬是 國俗生人之所通用且麪食蔬
菜等物亦未必與中朝食品相同則醬尤不可去也參
考欲去醬存醋以問尤齋云依士昏禮用醋和醬為一

器此說未知如何○魚肉以記鼎俎奇而爼豆偶之文觀之當用各三品以酌禮俗而此則家禮已有定器至與麥麵食同稱爲四味恐尤不可增減也○論果五禮儀文昭山陵祭四器而不用於士大夫時享然亦已禁制則或可通用耶○脯醢尤文答書云用脯二器醢一器或脯一器醢二器若用脯一器佐飯一器以應所謂二器者則似宜募鮓非但古饌亦俗之所重而佐飯只是俗味故也使鮓爲品而雜佐飯於脯亦未知如何且脯佐飯同器雖涉不嚴如餅醢之類已先犯恐不太嫌也

答宋尤齋書 丙辰

盡誠開悟之教儘是正當道理然亦有終不可行處祭禮中如告祝酌獻之類宗宗所行全無倫理而堅不改定則已下諸宗之異居者恐不可以此遂亦踵訛襲謬卒無歸正之期也且今世宗家或有元不舉時祀者若以已為其小宗而廢祭則亦無可祭之日此兩義似當更有斟酌未知無大悖否三條魚肉亦非欲不用但以粟谷用生與問解魚湯肉湯之說有異不能的知生熟之節故耳家禮羹炒肉云者實是配飯之羹恐不可為魚湯肉湯之明證大抵今日所謂湯者雖或本於三獻禰薦說恐其自為東人俗饌五禮儀似有羹湯之文中國則無此目矣今欲依問解定用魚肉作湯而品數器從家禮只

設兩器又與今俗多設之意相背未知何如而可也

答宋元齋書 癸丑

脯醢三品問觧以脯二器醢一器爲言然脯醢自是二物聞寒岡鄭先生必以二物合設一器如此者凡三云此雖似得脯醢之名而亦與蔬菜三品不類並滋疑貳欲乞垂示明證以爲適從之地

清醬曾見台答李袁湰書以爲世采之所創設此盖當初實遵要訣備要之文恐偶失照勘也更思之古人重醋猶今人之重清醬家禮旣用醋似當廢醬而用醋然人家釀醋未易精好合於祭用故欲以清醬或代其之而曰設於醋位未知如何

答宋尤齋書 癸丑

薦新之儀當時下得儀字未精致勤崇誨實有辭不別白之罪也脯二醢一云者亦非問解乃先生昔年答采別紙中語也適在蓮城齋舍無文字可考姑誤至此尤媿踈謬盖脯醢是二物與上文蔬菜自異故見者又或以脯三醢三爲說竊更詳之惟台今日之教義益的當然若論其所受用則人家饌物必無全濕者勢復參設則自成脯二醢一或醢二脯一之規矣且以東萊宗法質之蔬菜脯醢共六品尤似無疑

請醬雖以曲禮言之膾炙處外殽胾處內醢醬又處其內則與今所擬祭饌居匙羹之間者無甚異矣况其古

今之設賓客祭祀之節只以設饌左考之可見自是不同安可一切以彼疑此鄭至於偏處之教愚請復之家禮設饌亦以內外為重輕蓋飯羹爲饋食之故必居北端酒醬隨之魚肉餅麵是盛饌故以此而南蔬菜脯醢是常品故又次之果是特物故又次之然則醋之所處甚尊恐非今世以醬中置飯床之可比也要之欲依家禮只用醋則頗駭人情欲依要訣代用醋菜依備要兼用清醬則皆非家禮之意但東俗雖不特設醋楪而非如點茶之全然不用且檢問解以為不妨故采則定用醋矣亭或其不處又有代醬之文聞今公私祭饌雖如釋菜之嚴辛多代用云本非經法恐不至大非也如以俗才特設之故準茶襲之而又

依家禮不用清醬未知與前得失孰勝否千萬明教世宗竊聞石潭遯巖俱有祭禮成書顧未嘗行之於一家故今欲一依文公本說庶幾便於服行者逐段仰質苦未有了時茲以淺說一通附呈亦乞隨病施藥苟得鑪錘之力使成遵用之法則尤大幸也

所謂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云云 詳見主婦條

與宋尤齋書 甲寅

所稟祭饌圖及禮問一紙甚望速奉明諭實以繼祖小宗方欲自今春祭為始遵行故其勢如此矣其以清醬代醋楪似聞台已首肯而儀節要訣之單用焚香降神者終不可用耶或謂羹食言捴而魚肉言盤恐非熟湯

之類與說近是然以麪食例推之雖依　國俗作魚湯
肉湯亦不至於失其義矣卜日及用分至未知孰勝大
祭齋戒只三日亦覺未安其或參用要訣無妨否

答朴大叔鐔書 甲子

國喪時祀雖當不廢至於受胙乃盛備之禮姑闕似宜
男女之位喪祭大節然人家事勢多有如來示者鮮或
準行要之所當商議從禮何可以疎親參祭而仍廢之
耶

答白采叔 以受 書 己酉

私家用色索以鄙拙聞見京中士夫間比比有之盖祭
是吉禮用色無妨至於官家赤黑之辨想有其義常未

深考耳〇作書後考五禮儀卓條云朱䓀饌卓俗祭用之以此觀之官家當以黑䓀為正而朱者次之

随筆録 戊午

家禮祭饌右飯左羹而中置匙筯魚肉又退于南行者盖以匙筯能為諸饌之主故也其旨深矣

記少時所聞

愼獨齋當昏朝時家甚窶祭祀無以成㨾每行時祭祭饌至有一位用乾石魚一尾者在誠不在物亦可為後人法

土神祭

遷居坡山告土地文

維歲次云云潘南朴某敢昭告于新基土地之神昔在辛酉爰卜茲基世故遷䢀始克經理將除將竪川原攸觀惟神降鑑永垂休祐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新居成報祀土地文

維歲次云云潘南朴某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某終年奔走幸玆奠居老稚無虞時維冬始寔蒙神休報事敢忽庶幾顧歆永垂庇祐尚饗

始祖

問始祖　戊文愿巳酉

答本謂厥初生民之祖若後自爲别族則亦當以受姓者爲始祖

問祭名及初獻祝辭稱初祖此與章首及降神告辭稱始祖不同初祖始祖別無異義故互稱之邪妄意謂之始祖則如朱子所謂受姓之祖及諸侯別子之類亦可當之謂之初祖則非厥初生民之祖不可稱之似略有分別矣 鄭尚樸癸酉

答喪服註以始祖者感神靈而生如稷契是也然則其義與初祖無異常以兩號錯出為病矣

問初祖先祖兩祭則實有獻牲之儀以時祭次序言則省牲一節當在具饌之上而今闕恐有脫誤 同人

答似然

問補註曰一世居左二世居右左昭右穆而女不在內恐未然本註曰如時祭之儀云則當男子在左婦人在右皆重行北向非以昭穆爲叙也亞獻曰如時祭之儀衆婦炙肉加盥以從云此是主婦爲亞獻也女不在內則此婦人何從而出乎 同人

答陳器註已有主婦衆婦女背子之說不但亞獻然也補註說非是

問食床不用四足而四圍以板施之如棊局之制耶 同人

答然

答李宥 世堂 兄書 庚戌

儀禮疏曰所謂始祖者感神靈而生如稷契是也程子曰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稱先祖今以朴氏言之如羅祖赫居世方可其稱而非所擬於户長公故也

先祖

問先祖章繼高祖之宗得祭雖繼高祖之宗而始滿四代者則恐不得祭矣 鄭尚樸 癸酉

答似然

問只設二位 成文憲 己酉

答一位高祖以上始祖以下諸先祖之合位其一位即諸妣合位也

問例之以他祭則匙筯盤盞與蔬果等當設之于

位前而今置于階下饌牀上未詳其義以初祖祭肴則既設匙筯盤盞於食牀之後毛血肝肉等置於饌牀上無乃盤盞之下有闕文而然耶 鄭尚楪 癸酉

答此設饌時也若進饌則必同置食牀如初祖恐在餘並同之中矣

禰

問四時祭墓祭土神祭皆加祭字而禰及忌日獨無祭字者何歟 鄭尚楪 辛未

答忌日禰獨不加祭字者亦依家禮儀節雜儀

問四時節祀既有行過之文則禰祭似與節祀無

問當爲設行而節次則當依備要所著節祀之禮耶 朴弼明壬申

答禰祭與時祭意義一體居喪時亦恐不得行忌日

問家禮忌日墓祭前一日齋戒擊蒙要訣忌祭則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兩說不同何所適從記曰七日戒三日齋所謂戒者散齋之類耶 李萬森庚戌

答齋戒儀禮家禮與要訣皆不同非與尤丈子仁相議欲專從家禮蓋日數多則難得潔齊誠一故也宗院所示似然

問不飲酒不食肉寢於外不在於致齋之日而曰

是日者可疑 同人

答忌者喪之餘不可以此推行於未喪之前禮意然也然東漢申屠蟠爲親忌行素三日退溪亦曰禮宜從俗以此揆之恐無不可況寢於內視飲酒食肉不啻加重者耶

問前期行祀則高曾祖及父母忌日當有差等耶 同人

答似然

問忌祭主人以下變服註主人兄弟黲紗幞頭黲布衫○是日黲巾素服素帶今按方祭時服黲布衫而既祭後服素服則是祭後之服反重於祭時

之服也此何意耶 金榦壬申

答黲布衫素服豈以祭猶吉禮而是日乃終身之喪故不得不少異如問傳祥祭着微吉之服祭訖又服微凶之服者耶但本註所記朱先生忌服亦有兩般未詳其故尤不敢質言也

問時祭則降神茅沙與祭酒茅沙二器也他祭則皆一器夫降神與祭酒名義自別而混於一器如何 柳貴三庚午

答他祭皆當與時祭同

問父在母忌若無讀祝之人則以父告母夫妥祝文自讀何如 李萬春庚戌

答毋前子讀祝是承父命而告也恐不至未安

問亞獻雖曰主婦爲之兄弟中爲之亦可而參降則凡婦人不可不與也且禮當四拜其或避煩再拜如何 同人

答從俗不行則己主婦亞獻及四拜皆家禮明文何可以己意加減之耶

問以家禮亞獻條但不讀祝云者觀之則三獻似皆祭之以擊蒙要訣亞獻條但不祭酒云者觀之則亞終獻不祭無疑當何適從 同人

答楊氏附註三獻皆祭酒當從此說

問忌祭告利成一節亦可行之耶 鄭尚樸壬申

答告利成本在受胙條內似不必行然在喪禮虞卒哭亦皆一一行之則恐此亦當行無疑

問將祭而值家中觧産云云 李明春 己未

答云云 詳見時祭條

問凡祖先忌祀之辰父兄在外未及歸則祝辭當向以為之 鄭浩 壬戌

答祖先忌辰父兄在外其祝辭若父兄有命則用使介子告例為當不然則姑闕之亦無妨

問先儒云祭以平生所嗜如所不嗜不設可也然則挑經之屬非所祭也而如平生所嗜則亦祭否如酒醴之屬雖可祭之非平生所嗜則不必用否

沈倪己丙

荅祭以平生所嗜人情之必至然若在三年之內則固無妨碍矣若入廟以後則並設諸位恐有所不敢酒醴祭物之主况神道異於生人豈可廢也

問人有前後妻者死而三年之後既與前妻合櫝矣其子未及成人而死而後妻奉祀則忌祭之時可以據禮只祭所辟而但曾前請主出就廳事時奉櫝以行則猝變前禮只奉神主而出亦似未安如欲依前并祭則祝文稱謂無據將何以為之且未立後之前前妻忌祭後妻猶可為之耶非族之祀神所不享姑廢之如何 李之老壬子

答繼室之於元妃實有長次嫡庶之義與其夫一體奉祀恐甚得禮所謂非族之祀豈指此類而言耶第祝文稱謂禮無明文不敢為說

問正廳既設几筵而且徒若行忌祀則無處可行朱子謂雖暫停亦可而豈不缺然耶既不可不行雖一間狹隘略行可耶 朴鐸丙寅

答初喪忌祭朱子以為暫停則不必更議

問祖考妣忌日遠事則舉哀云云如不得遠事而隨父母同參父母既哭子晏然不哭情理所在似為未安未知如何以主人以下哭盡哀之下字觀之則凡參祭之人似皆在其中如何丘氏儀節曰

考妣及祖考妣近死則擧哀雖考妣遠死則不當擧哀耶所謂遠死近死者何謂耶至於前母忌日當如何 李晴春己未

答寒岡答問以主人以下哭盡哀之文為在位者當哭之證愚謂以下者即指衆主人及婦人應哭之徒而言 要訣改以下四凡字意益分明 蓋孫行不必哭已在考妣則三字之中矣如何如何但儀節本文有曰若考妣及祖考妣近死則擧哀非考妣及祖考妣遠死則否與家禮及問解所引不同殊未曉然矣遠近似以年數世代而言

問祖曾父母若得承顏則忌日哭泣於情於禮似無害義而未及承顏則何以處之耶 李彥緯辛酉

答未及承顏者其祭時哀情必不及於承顏者其不哭亦不可非之

問葬引前或值亡人之親忌則朝夕祭奠或以素饌用之否云云 洪重楷

答云云 詳見朝夕上食條

問來八月九日乃先祖妣再忌也亡妻朝夕上食亦當以依前素饌行祭耶既是卒哭後以肉饌行祭恐無妨耶云云 同人

答云云 詳見朝夕上食條

問亡人生日與先忌相值生時不為讌樂則象生時以素饌行祭奠而並廢殷奠耶或曰此與親忌

有問且先忌以素饌行祭不見於禮書當以殷奠行祭云云此說未知如何 同人戊辰

答此與第二條參看

問擊蒙要訣曰大功未葬前時祭可廢忌祭墓祭略行云云以此推之則期服未葬前忌祭墓祭其或不為設行耶既是異室則略設行之無妨耶 同人辛未

答要訣本文大功上有期字當更檢看

問先祖妣忌日乃來月初九日也未葬前略設行之為未安耶 同人

答禮不以支子喪為廢先祭唯主人服期則略行如要

訣

問今月二十六日即亡父初期而五代祖忌祀亦在是日云云 李滉

荅云云 詳見小祥條

問凡時享生辰忌墓等祭舉廢隆殺之節及饌品酌定之規云云 朴泰昌

荅云云 詳見時祭條

荅尹子仁 拯 書 庚申

祖先忌祭子孫異居者素食居外之外終無所為殊欠節目今人唯於父母之忌別設祭奠祖以上則否矣曾閱先譜有起坐達曙之語以為至行可法但未見古人

所論也李哀世龜送示其先人所定祭式有曰若宦遊遠方不得參祭者當忌辰曉起望拜尤似可據以行未知諸家禮說或有近於此義者耶明示之

退溪答李淳問曰妻當拜弟不當拜云云 詳見居喪雜儀條

答崔汝和 錫鼎 書 癸亥

詢及忌祭一節固似有異於祖先常例者然服父喪而當祖考諱辰者其爲已者之所主者殊無所異恐只遵要訣舊法爲無病敗也如何如何

答李季誠 世勉 書 丙寅

示喻趙令初忌已迫不任悲惻禮云復而後行死事然

則初喪諸節固不得不以此爲主若夫死者之正日二祥忌祭所係甚大豈可隨此而每退一日以昧處變之道耶雖未見先儒所論恐非深疑且記往歲 仁敬王后之喪出於兩日間所值疑文正類於此而厥後朝廷以喪出日爲 國忌是尤今日公朝之禮也尤當準行未知如何

答李士亨 泰壽書 戊辰

示及忌祭一款無官者略設行之有官者當廢乃栗谷先生之說所謂有官者以袍帽成服而言栗谷其時亦已廢祭矣以此言之伏想春府必以袍帽成服而恐不可與無官者略設同例也然此則乃是近來新禮而無

論有官無官略行忌祭本向來通行之規唯在量
如何耳鄙家先忌亦在月末而既有所考情理雖切勢
當不得行矣

答金士直 棣 書 己巳

忌祭祝辭要當以家禮本文爲正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六

訓蒙圖彙

八